



非宴组诗

月亮湾

一行白鹭折了翅膀
消失在家门口的月亮湾
只留下哀叫声
我把它们贴在胸膛上
夜想
日想

无题

爱神张开双手
在池塘的对面
我如花般的年纪让他惊恐

蓝天蔚蓝 白云舒卷
这些都好
所以你走吧 死神
别在地狱门口
引诱我

那年高考……

戴柏葱

我一直觉得，上天是眷顾笨小孩的，因为那年高考，我一定就是那个被上天眷顾了的笨小孩！

那年7月7日，是我即将参加高考的日子，7月6日下午，父亲带着我进县城找住宿的地方。

父亲很淡定，或者说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住宿的问题。直到快傍晚了，我们还没有找到要能住宿的地方。在我们差不多又问了十几家宾馆都是客满之后，父亲脸上才开始隐约有了些紧张的神情。

我们一直走，一直找，谁都没有说话。

太阳开始下山了，四周逐渐暗了下来，有许多店铺亮起了灯。

我在心里暗暗盘算着，如果找不到住的宾馆，我还可以怎么解决睡觉的问题。我有些慌张，但还算平静，因为将近二十年的人生经历，我已深深懂得天无绝人之路的道理！

突然，父亲在县城公共汽车站附近的一条小巷深处，看到好几家小旅馆，红红的招牌格外扎眼。

这几家小旅馆已经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因为再往前走不远，就是县城大马路环城路口了。

父亲嘱咐我在巷弄口上等他，然后自己就步履匆匆地往巷子深处走去，慢慢消失在黑暗之中。

我背着包，左手抱着几本复习资料，右

手提着父亲的旅行包，静静等候着最后的结果。

大约十余分钟之后，父亲一路匆忙，快步到了我跟前。

“我们有住的地方了！”

我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最坏的打算是，睡到附近屿山公园的纪念馆里。

好不容易找到了住的地方，但考试过程依然不是很顺利。

小旅馆的阳台是和隔壁相通的，隔音效果很差，那天晚上我没睡好。父亲睡着之后，我还在默默听着隔壁几个人在聊着天南海北。大约12点多，他们才安静下来，我也在迷迷糊糊中睡去。

结果第一门最拿手的语文，明显受了昨晚没休息好的影响，基础题做得不大好。考完之后，心里不是很痛快。但因为一向心理素质较好，所以没有对后面的考试产生影响。

第二天晚上，旅馆里的人早早就提醒我们，明天过了12点不退房要加收一天的房费。因为老板可能觉得自己亏了，没看出我们是来参加高考的，所以有些懊恼。不然这个标准房怎么可能还是只收几十块一晚的房费呢？

好说歹说，他才同意我们明早把物品暂时寄存到他们楼下，等我早上考试结束时来取。

因为下午不能再待房间里了，父亲又没地方去，所以第二天一早，我干脆就让父亲早点回家了。

中午取了寄存的物品，我没有地方休息，只好一路慢慢往考点走。还好路上碰到初中同学H，于是就把物品暂时寄存到他借宿的亲戚家。因为担心我在，会影响他午休，我就提前出来了，然后一路往考点慢慢走，打发时间。

我人生中的这段高考故事，就是这样充满神奇色彩。

高考前夕还在找住的地方，高考最后一天被旅馆赶出来，没有地方午休。这种事，不要说放到现在，就是那时一起参加高考的人中，都未必会有我这么传奇的经历。

但更传奇的是，那年我竟然顺利考上了公费本科，而且分数离当年的重点大学分数线也只差了22分！

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结果有多传奇，因为当年我中考的成绩，离当时的高中录取分数线差的正是20多分。我都已经准备好行李，打算过完暑假就出去打工了的。后来遇到这所学校学生人数招不满，又降了20多分，我才侥幸被录取进高中就读的。

当然，你们更不可能知道那年高考还有更加神奇的事情。那就是当我坐人力三轮车离开考点，准备回家的时候，我最后遇到的同学，就是Y。她正一个人有些落寞地

走在街上，可能是考试没有发挥好。我本来打算下来和她打声招呼的，但看她落寞的背影，不忍心打扰她。后来，也就是许多年后，她成了我的孩子蛋蛋和小蜡笔的妈。

许多年后，我在县城买了房，生活在这里。偶尔有几次路过老汽车站，总会多看几眼那条小巷子里的那家宾馆，还在，不知道有没有换老板。

我也曾从这个地方走过，一直走到我当年参加高考的那所学校，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而这所学校，离我现在的家，只有几百米的距离。

回忆起我人生中的这次高考，我也会想起我的祖母。老家长辈之中，都是农民，没有读书人。祖父孙子也不少，但祖母却常常只牵着小时候的我，到村里的三官爷亭里，让我朝着最右边的“三官爷”跪拜，说能保佑我考上大学。

祖母离开我，已经近三十多年了。

她没有机会再看到她当初牵着手，到三官爷亭里祈求考上大学的孙子，考上了大学；她也没有看到她当初抱在怀里教他唱山歌的孙子，现在发表了很多文章，还出了书，成了所谓的“文化人”；她更没有看到，这个小时候十分顽劣的孙子，现在成家立业，教书育人……

呜呼，我已说不出话来了！

……

麦饼，我的乡愁

徐贤林

麦饼是楠溪江流域最寻常不过的特色小吃，现在名扬天下了。关于麦饼，几乎每个楠溪人都有一段难忘的记忆。

可是，麦饼在市场没放开前并不寻常，小麦不是流域里的主要农作物，楠溪江流域宜种植水稻、玉米、番薯等，小麦这种喜寒的作物即使播种产量也极低，因此小麦是稀缺的，大多制成索面以备待客，谁能大手大脚烙需大量面粉的麦饼呢，而且有几家几户能经常买得起作为麦饼主馅的猪肉呢。一年除了“尝新麦饼”外能吃上几顿麦饼故人家实在少之又少。

稀缺的东西才会诱人。说来好笑，我对麦饼恒久不衰的喜爱便源于这种诱惑。

枫林圣旨门街有一个百年麦饼摊。小时候去圣旨门街逛街，圣旨门街总是行人憧憧，熙来攘往，每家店铺都生意红火，我每每逛到那口狭长的荷花池边上时，一股特别的香味穿透流动的人群固执地直钻我鼻，这种香味糅杂着麦粉特有的焦香、咸菜闷烧的酸味、炖猪肉浓香，混合的香味令人瞬间食指大动，这个香味从麦饼摊传来。每到这里我都会稍稍停留片刻，隔着人流默默望着麦饼摊，麦饼摊很简单，一只单眼灶，一只麦饼缸，一张小板案，摊主是一对母女，她们一边制作麦饼，一边应酬生意，忙得不亦乐乎。买麦饼的拿到滚烫的麦饼后，双手合掌将麦饼旋转着挤压——这样可以压出滚烫的肉油，使饼馅更可美味可口——然后当众狠狠地啃下一口，但见一缕白气从麦饼缺口处喷泄出来……我也仍

佛一口啃下麦饼，细细咀嚼，满口生津，香气扑鼻。麦饼对我的诱惑就从这样的场景开始。

我后来在枫林中学读高中，每天上学放学与同村同学结伴从圣旨门街来回穿过，因此每天两次经过麦饼摊。麦饼摊一成不变，顾客多时母女忙碌，做饼、烙饼、应酬顾客，闲时，母亲不停地揉面，女儿倚在铺柱上静静看着经过的人。我们都不会在麦饼摊前逗留的，因为我们从来不买麦饼，如果稍作逗留，引起母女的关注，问一声“买麦饼吗”，还不尴尬煞？有一天下午放学，一位家境稍好点的同学经过麦饼摊前就停步了，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五角钱，买了一只麦饼，我和其余同学逃也似的加快了脚步。有趣的是此后同村的同学都不愿意与买麦饼的同学一起走，我成为他唯一的同伴。高中两年，在圣旨门街来来往往，我没有买过一只麦饼——至今都没买过（后来圣旨门街颓败萧条，又遭遇几场大火，这个百年麦饼摊也不知何时消失了。），但这个麦饼摊那特有的麦饼香诱惑我直到现在，每每忆及，回味无穷。

我无钱买麦饼，吃母亲烙的麦饼。母亲烙麦饼时大多是家里来了客人。普通家庭是没有麦饼缸的，所有程序都在一口铁镬里完成。母亲烙麦饼绝对是一流高手，从揉面切馅做烙饼整个过程由她一手完成。母亲烙出的麦饼是“三层”的，所谓三层是指麦饼皮形成三个层次的状态：表皮酥脆，中层柔软，里层与馅浑然一体，啃完

整只不留一点饼边。“三层”麦饼全村只我母亲一人会烙，从没别人学会过。我家麦饼待客也就顺理成章了。我家亲眷很少，来我家做客的大多是我的同学朋友。一天，三位同学来看我，他们都在县城上班。母亲忙开了，照例是烙麦饼待客。麦饼烙熟了，母亲叫我们来吃。八仙桌上除了两盐水瓶黄酒外别无它物。我去揭锅盖，母亲连忙过来说，我来拿饼。母亲将三只麦饼叠在一起端到桌上，分给三位同学，我自己从镬里取出一只。我为同学们倒满家酿酒，麦饼配黄酒不算怠慢。我端起杯呷了一小口，吃了一惊，这是陈年糯米酒，肯定是母亲向邻居家借的，因为我家没有陈年老酒。我心中一酸，为了款待我的同学，叫母亲去借酒。我一边啃着麦饼一边叫同学喝酒，我破天荒第一回吃不出母亲这次烙的“三层麦饼”是什么味道……我发现坐对面的同学频频看我和看我的麦饼，另外两位同学也频频看我和我的麦饼，咋啦？我也不由自主地看了看自己手中的麦饼，发现没有异常啊，于是，就看他们手中的麦饼，哦，我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母亲为他们特制了三只麦饼，五花肉加量，还加了鸡蛋。这就是母亲的待客之道。多年过去了，那三位同学至今还记得那年在我家吃过的为他们特制的麦饼。

我离开家乡闯荡世界，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麦饼成为我拂之不去的乡愁。在西安街头吃肉夹馍，吃着吃着便联想到圣旨门街的麦饼摊、母亲的“三层麦饼”，是

啊，被西北人视为美食的肉夹馍无论味道还是形制，怎能与楠溪江麦饼相比呢？山东薄饼、苏北烧饼、新疆馕……我吃过太多太多麦面制作的饼类，然而，在我心中没有哪一种饼可以替代家乡的麦饼。浪迹天涯，麦饼如夜空的明月牵扯着我思乡的愁肠……

我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定居市区华盖山旁。我发现打着“永嘉麦饼”、“楠溪江麦饼”等招牌的麦饼摊铺随处可见，咸菜馅、梅菜干馅、鸡肉馅等馅心的麦饼应有尽有。

去年冬，我们到巴黎看儿子，行前，妻子专门烙了两只鸡肉馅麦饼，准备给儿子一个惊喜。到巴黎后，我从箱子里取出麦饼，儿子果然惊喜不已，在满街满巷都是面包甜点的巴黎城，来自家乡的麦饼显得何其珍稀！

我第一次听到温州电视台某档栏目的以温州鼓词为基调的结尾歌曲里唱到“吃麦饼爬山岭”这句时，有点厌恶，将麦饼与山岭联系在一起，颇有点地域歧视的味道。其实呢，是我对家乡的“地域文化”不太自信，想一想，麦饼与山岭还真是绝配，携带一只肉馅麦饼去登山，饿了就着山泉啃几口，这岂不是神仙般的生活？

而且，楠溪江麦饼早已走出农家，走进全国各大城市，已完美完成从粗砺食物到精美小吃的华丽转身，登上了大雅之堂。楠溪江麦饼还被当地政府打造成一大产业，多个品牌已占有了自己的市场。

楠溪江麦饼名声远扬，这是乐事。